

# 与时间老去

刘够安

“师傅，天天跑步吗？”  
 “是的。”  
 “每天跑几圈呢？”  
 “10圈。”  
 “哦，挺厉害的嘛……”  
 清晨，新阳初上，循着小城公园街心环湖跑道跑10圈，终点处，在我觅得一方干净的石凳小坐歇息，且点燃一支香烟静候流汗的时候，一个大约60多岁的高个儿男人汕汕地同我搭话，随即，他脸上深浅不一的皱纹就像瞬间被熨平，从中漾出一抹和善的笑意。  
 夏天，小城街心公园，注定是一个人群聚集的热闹所在。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，这个男人，身穿白色短袖T恤、黑色运动鞋裤，晨光里，他的额头、脸颊和颈项处，流淌的汗滴珠圆玉润，簌簌而落，仿佛，能从中窥见初阳的斑斓色彩，甚而，T恤衫的前胸后背，也洒着湿淋淋的大片汗渍。看得出，他刚刚长跑完。  
 稍作停顿，他突然话锋一转，似乎想要打破砂锅，问个到底。  
 “师傅，退休几年了吧？”  
 “呃……”  
 骤然间，我觉得颇为尴尬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

怎样轻手轻脚接住他贸然抛出的这个话题。心下不禁腹诽：是我实在长得着急，让人看着苍老，还是他原本眼拙，压根不会凭借相貌大致推断我的年龄？  
 我不置可否笑笑，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……  
 其实，作为1969年生人，肯定无法掩饰渐行渐近的老态，然而，被人看作一个退休数年的人，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但不管怎样，相比于那些同在公园里像风一样奔跑的年轻人，自己的确老了一老在斑白的鬓发，老在浑浊的眼球，老在日益松动的牙齿，老在丢三落四的记性……不论容颜，还是体力精力，远远大不如从前，怎么能说不老呢？而这老去的，又何止是人，更有那些日日翻薄的日子和拽也拽不住的时间。  
 回望老屋，历经二十余载，也是发辫稀疏、牙齿脱落，早已陈旧得不成个样子。在她的容颜日渐老去之时，降生在她怀抱中的儿子却是见风就长，渐渐出落成一个个高瘦瘦的帅小伙。二十余年，如纸片一般轻薄，仿佛一翻而过，从未觉得有多么悠长。曾几何时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，瞪大乌溜溜的黑眼珠，东瞅瞅西看看，似乎，眼底都是解不开的重重谜

团，急切地想要窥探清楚这个如烟似梦的娉娉世界；曾几何时，他呀呀学语、蹒跚学步，朝朝日日带给我们无尽的欢乐；曾几何时，他上小学、中学，考入大学、取得硕士学位，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与行为方式。  
 时间就是裹挟着岁月奔涌而逝的一条河，是无情吞噬亮丽青春的一团火，是撕碎美好欢聚的一只虎，更是这个人世中最为冷酷而残忍的一个存在。她貌似一位沉稳和善的老人，永远不疾不徐，不快不慢，一眼望去，始终那么平心静气、人畜无害，然而，她始终是一个伶俐的小偷，不仅将我和老妻的青春与活力悄然窃走，而且，在这变幻无常的生生灭灭、循环往复中，催促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急速长大，而后花开叶散，如同蒲公英的种子，随风播撒到世间的任何一个地方。  
 前几日，与朋友一同送他的孩子上大学。临行前，在闭家锁门的那一刻，朋友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儿子，以前你每次离开家门，都是暂时的；而这次，你却要永远离开这个家了。当然，你以后肯定还会回家，但当你再次归来，恐怕都是暂住几天了吧？”  
 是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架不住时间的日益老去，孩子一旦考上大学，便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小聚；而他参加工作，回巢的机会必定越来越少；若果，孩子选在异地安家落户，甚至有了自己的下一代，那么，他与老父老母见面的日子定然屈指可数。然而，我们终究不能剪断他们振翅欲飞的羽翼，更拦不住时间决绝向前的铿锵脚步，只能在时光转角处，目送孩子渐行渐远的背影，默然告诉自己，不能追，也不必追……  
 漫漫暑期，临时租住在小城近郊的一处小院，最开心的日子，莫过于逗弄邻家小宝贝的每一个晨昏。小家伙五六个月大，一双眸子，清亮亮，有如两颗璀璨的晨星，纯净得没有丝毫杂质；娇嫩的小脸，鲜藕般的手臂和

腿脚，粉嘟嘟的，让人不由得心生慈爱，总想将她一把揽在怀里，在与她的单向对话中，追怀那些远逝的美好光阴。小家伙虽然不会言语，更没学会走路，然而，常见她躺在自家的床上，伶俐地骨碌骨碌翻转身子，抑或，依偎在母亲的怀里，瞪大黑白分明的双眼，静静聆听大人们漫无边际的闲聊。若有人逗她，小娃子立即眼一眯、嘴一抿，小鼻子也微微蹙起，将自己笑成了一朵灿然绽放的白莲。  
 王国维词曰：“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在这世上，没有什么东西会永恒不变；若果，非要找一个恒定，那一定是“无常”二字，就像茫茫雪原上，偶然掠过一只飞鸿，只会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片鳞只爪的痕迹。  
 眼镜中那张被无情岁月反复犁耕的脸，耳闻小宝贝的哥哥声声呼唤爷爷，突然觉得，曾经远未识得的“老”字，已然作为一张标签，毫不客气地黏贴到了我的额头、脸上。然而，我并未由此而感到过多感伤，或许，丝丝白发里暗藏着生命的种种历练，道道皱纹中镌刻着醍醐灌顶般的每一次觉醒与领悟，一个个看似平淡的日子，就像小麦灌浆，日日夜夜赐予人渐渐丰盈的果穗，待到秋来，必将收获如许的丰满与感动。  
 初夏时分，深情牵手伴我一同老去的时间，不由得，我从心底轻轻呼喊：而今识尽秋滋味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。  
 今夜，阴云深沉，不见月的一丝光亮；星子困顿，悄悄隐匿于乌云背后，似乎在细数岁月的沧桑流变。老去的时间，依然滴答作响，不急不温向着纵深处蹒跚而行。窗外的山楂树，历经数个暑热与秋凉，果子涨红半边脸，像是默然透视今岁的时光也在日益衰老。我斜倚在床榻，邀妻细掰着指头点数鬓间的根根华发，忽然忆起王朔的一句话：我年轻过，你老过吗？

## 榆社彩画技艺传承发展谱系研究

李山岗 刘丽峰

我国古建筑历史悠久，彩画作为古建筑不可缺失的一部分，不仅起到了美化和装饰作用，而且增加了木材防腐防蛀功能，大大延长了古建筑的使用寿命，同时也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的彩画工匠。以往在美术史的长河中，这些走街串巷的民间工匠，并不是所关注的对象，很难留下姓名。然而，这些彩画工匠技艺精湛，彩画作品美轮美奂，他们的生平事迹应当载入史册，他们所守护的这门技艺需要继续传承。如果没有后人保护和研究，这一切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于大众的视野中。因此，笔者致力于榆社彩画技艺传承发展的研究，走访各地的彩画技艺传承人，力图使几近消失的传统手工艺人的生平经历，以及彩画技艺的传承情况能够为世人所知；为这些默默无闻、一生倾注心血于彩绘的民间艺人树碑立传；让根植于乡野、充满着浓郁生活气息的榆社彩画，能够在美术史上多添一抹色彩。

榆社县地处太行山中段西麓，属黄土丘陵沟壑区，交通不便，矿产资源缺乏，以农业为主但土地贫瘠，且没有水利设施，十年九旱，从古至今老百姓一直都是靠天吃饭，因此也造就了大批的工匠技师。笔者作为榆社人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工作后又长期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研究，所以对于榆社古建筑彩画的传承发展情况，总想追根溯源，一探究竟。

在我们寻访中了解到，过去几乎是所有的比较大点的村庄都有彩画工匠，但是手艺的好坏却大不相同。古建筑彩画作为工艺美术的一种类型，要想学好这门手艺，首先必须有这方面的天赋，加之还要有师傅的引导和自己的勤奋，方可成为一代名师工匠。在工匠中自古受“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”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，所以一般都不会悉数传授于异性徒弟，都会留有一些看家绝活，这就导致很多工匠的彩画等技艺在传承中中断，较完整传承下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工匠艺人。

本想通过这次调查，把榆社古建筑彩画的传承谱系完整地整理出来，在走访中才发现由于时间太久，加之过去对民间手艺的传承没有文字性记载，村里人对一些老工匠艺人的记忆也很模糊，难度可想而知。通过调查，我们挖掘到几个传承体系，梳理出几个技术较高、影响较大、传承较完整的彩画传承谱系，如有遗漏，日后还请知情人士再作补充。

在本次调查中，通过对榆社县原工艺美术厂退休职工和彩画传承后人的寻访，发现榆社古建筑彩画传承谱系中传承最完整、时间跨度最长的，当数西马乡田家沟村常姓家族的传承，因此我们首先介绍常姓传承谱系。

### 一、西马乡田家沟村常姓传承谱系

根据常氏后人常云花(1939年~)回忆，幼年时，祖父常根江、外祖父常万金曾讲过先辈们的一些传说，经过整合、梳理，现将常姓彩画传承谱系作如下介绍。

#### 第一代：常乐成

常乐成，男，生卒年月不详，西马乡田家沟人，生于晚清的他，幼年时因家庭贫困，土地较少，不足以维持生计，无奈其父只好让他拜师求学于彩画、油漆、雕塑、纸扎等行业(因古代受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高低贵贱排序的影响，为生活而学一门手艺实属无奈之举)。因其为人忠厚，吃苦耐劳，得师傅喜爱，学徒3年，德艺双修，掌握全部技艺，为家庭撑起一片天地。他经常走村串户画炕围画、画寿材、做纸扎、油漆家具，有附近村庄盖起庙宇或祠堂都请他去作彩画、塑像。因他为人和善，做活认真细致，名声逐渐大了起来，有时也到周边其他县做彩画或炕围画。中年时期，他带着长子常根江在太谷一财主家中做彩画营生时，见一位当地名师工匠技艺更高，于是让常根江拜这位名师门下，学习古建筑彩画、雕塑、纸扎、刺绣等各种技艺，以求日后有更好的发展。  
 第二代：常根江(常乐成之子) 常根江，男，生于1881年，卒于1948年，西马乡田家沟人。他15岁跟随太谷名师工匠学习，工作四年有余，因其天资聪明，勤奋好学，悟性较高，深得师傅喜欢。

(连载一)

## 榆次桃花面记

李波

暮色漫上城隍庙的鸣吻时，榆次老城的青石巷里便漾起一缕肉香。烧肉沉在锅底咕嘟着，丸子圆溜溜打着旋儿，倒似迎春新桃初结苞，羞答答裹着胭脂色。这碗面，是老榆次人“活着的家谱”——光绪年的饥馑，军阀时的硝烟，晋商驼铃荡开的晨雾，都让那根不断的面条缠成了年轮。  
 榆次桃花面，已有150余年历史。榆次老城旧时讲究，席面总得备齐八碗八碟。某年腊月里，财主家订了整月寿宴，偏巧遇上兵荒马乱，红案上的烧肉丸子倒成了愁人的存货。饭庄伙计灵机一动，取青花碗盛了面条，铺上海带丝、炸豆腐，将那预备做席面的浇头——酱色烧肉颤巍巍切作薄片，肉丸子在滚汤里焖得酥软，连肉都卧在面汤里浸着香。逃荒客路过，花三个铜板便得碗荤腥，笑称“逃荒面”。

后巷的落第秀才嚼着面汤摇头：“逃荒二字忒煞风景。”蘸墨题诗时，想起心心念念的姑娘，碗里浮着油星子倒像落英点点，遂取了“人面桃花”之义，称其为桃花面。

传统桃花面讲究一气呵成。师傅左手捏面徐徐往圆里搓，刷层香油层层盘作月轮；右手顺势甩入沸水，银丝笔挺似月华坠云，细圆不断宛若游龙。这盘错节里藏着团圆的念想，断不得，断不得。

师傅一手捏面往圆里搓，刷油，盘好。一手将面条甩入沸水，面条要细圆不断，寓意团圆完整。银丝笔挺入锅，似月华坠云。

烧肉当取带皮五花三层，肥膘如羊脂白玉，瘦肉若玛瑙纹理。冷水浸肉块逼出血水，入沸水焯去腥臊，待肉皮松软后捞出，趁热用竹签密密扎孔。蜂蜜兑老抽调作绿莹莹浆，毛刷蘸饱了往肉皮上抹。

油锅里听个响儿才妙，八分熟时肉块下锅，“刺啦”一声惊起满屋焦香，眼见那皮面炸出虎斑纹。最讲究是这“三进三出”的功夫：头道在花椒大料水里煮至筋骨舒展，二遭油锅里镀金身，末了再回原汤中文火慢煨。待到晨光熹微时，肉皮已起鱼眼泡，肥肉透如琥珀，搁粗瓷碗里颤巍巍冒着热气。

桃花面里藏着的肉丸子，须得用三肥七瘦的黑猪肉，斩作石榴籽大小的丁。分次搅入葱姜水，加淀粉、花椒粉搅至黏稠白浆——掌心温度唤醒胶质，直至肉团在掌纹间拉出半透银丝方算上劲。油温六成热时，手挤龙眼核大小的肉丸沿锅滑入，霎时金花四溅，肉香裹着油香直窜屋梁，待丸子披上枣色焦甲，箬篱轻捞时仍噙着星点油泡，恰似桃花蕊心凝露，咬开时肉汁裹着弹韧颗粒在舌尖绽放。

卤蛋煮至溏心最佳。冷水下锅，捞出浸凉，敲出如宋代哥窑开片般的冰裂纹。老卤传家宝，八角桂皮浸润多年成琥珀色。投蛋入锅文火慢煨，香雾漫窗。片刻后揭盖，咬一口，溏心流出，咸香在舌尖绽放，暖人心扉。

最妙是汤头。猪骨要敲出雪花髓，文火熬成牛乳色，焖烧肉的卤汤再兑进去。海带丝须用井水发足三日，透亮得像正月十五的玻璃灯；炸豆腐定要切作燕尾状，粉丝金针菇木耳码成八卦阵。

一碗面上桌。海带丝泡得发亮，粉丝煮得透明，码在青花海碗里，倒像幅未干的水墨画。

老榆次人吃面不急，先喝三口汤——头口尝骨香，二口品肉鲜，三口方觉岁月沉香。

一碗桃花面，从逃荒到团圆，从饥馑到丰饶，盛着晋商驼队的铃声、汾河的波光、晋剧的唱腔。若问何为乡愁？大约就是这碗面里，永远温热的烟火气。



### 对联·端午

李荣辉

龙舟竞渡；民族尊贤。

### 七绝·端午有怀

王怀英

粽香艾味满端阳，  
 屈子忠魂万古芳。  
 彩线缠龙舟竞渡，  
 离骚一曲史诗长。

### 渔家傲·端午

张爱松

榴火红枝迎夏序，雄黄艾草临门户。五彩丝缠香粽缕，金盘贮，新醅绿蚁邀邻叙。  
 遥望龙舟波上舞，欢呼阵阵情难数。更念灵均千载慕，离骚赋，奇文熠熠垂今古。

## 追忆皇甫束玉先生

赵军英

每年5月20日，是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术日，其源于皇甫束玉的诞辰日。皇甫束玉是从晋中走出去，在新中国文化教育战线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一代教育学家、教材出版家、诗人和民间艺人。

皇甫束玉说：“我这一辈子就离不开书，从小念书，然后教书、编书、出书，真是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”这一书香历程正是他抱定为国效力志向，彰显“心有大我”的具体追求和展现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曾担任教师、校长等职，将满腔爱国之情倾注笔端，利用左权民间小调，结合战争、生产和各项中心工作，与他人共同创作《春耕动员》《江南新四军》等20多首民歌，编写出版和上演了20多部新剧本，将革命道理演绎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，教育学生，激励群众，被誉为“太行歌者”。晋冀鲁豫根据地创建伊始，教材稀缺，他与同仁克服艰难编写油印《补充教材》，为学校正常教学提供保障。

1944年7月，皇甫束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，理想更明确，意志更坚定，只要党安排的工作，都积极完成，1945年被选为太行区模范戏剧工作者，获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奖章和奖状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根据新形势下文教事业的需要，他先后编写晋冀鲁豫边区通用《初级新课本》和《华北农村(名校)识字课本》教材及《新词典》，以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，在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史上留下可贵的篇章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主持全国高等学校通用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。1961年，教育部向中央立下“军令状”，保证秋季有新教材使用。皇甫束玉积极组织协调，克服缺人、缺纸和发行等困难，圆满完成中央提出的“从无到有、课到手、人手一册、印刷清楚”的艰巨任务。

1987年，皇甫束玉获全国出版界首届“韬奋出版奖”，2009年荣获“新中国优秀出版人物”称号。离休后，参与编写出版《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》《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》等著作。

皇甫束玉的书香之路，是革命奋斗之路，是献身教育事业之路，是其诗中所写“多有痴心少有才，一生全应党安排”的真实写照。

追寻皇甫束玉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他将“无私忘我、淡泊名利”等高尚品质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。

72岁时，皇甫束玉虽多病缠身，仍坚持编写《中国革命教育史》，把介绍老区教育经验，继承艰苦创业精神作为自己“从一而终”的事业，历经3年终定稿出版。为造福桑梓启后昆，他将收藏的2000余册图书、百余幅书画及部分生活物品陆续赠予晋中

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“皇甫束玉文化教育艺术馆”成为山西省首家教育类博物馆，更是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80高龄，他依然写到“一份光和热，争当十分燃”“垂垂人既老，尚有寸心丹”，其行灼灼，其言昭昭，为我们树立了可遵循的师风风范。

皇甫束玉一生秉持勤学笃行、求是创新的治学态度。参天木之有根，怀山之水有源，其取得丰硕成果，与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息息相关。

抗战时期，太行山区是坚持全面抗战的华北战略要地。在此，他结合战地生活，为传统艺术赋予各种新的内容，编写创作了《左权将军》《土地还家》等经典的民歌和戏剧，为凝聚民心、宣传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离休后，皇甫束玉紧随时代步伐，耄耋之年，依然墨海扬帆，以笔做舟，创作了大量诗词，出版诗集《束玉吟草》和《凌晨集》。《左权抗战歌记》是皇甫束玉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创作的，他以《中国共产党左权县简史》(1937—1949年)为蓝本，以史记事，一事一诗一歌，共创作108题。诗作朴素自然，通俗流畅，感情充沛，是记载太行老区左权县党组织率领群众进行斗争的史诗，是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。

他执著于以诗记事，以歌抒怀，以诗歌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载体，“诗意教育”是其躬耕教育、求是创新的毕生追求。

古人云：“诗者，天地之心也”，中华诗词发挥着滋养心灵，化育天下的重要作用。皇甫束玉一生挚爱诗词，为弘扬和传承中华诗词倾心尽力。

他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人之一。1987年5月，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，皇甫束玉成为中华诗词学会首批会员和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。

1989年9月23日，皇甫束玉参加中华诗词学会40周年国庆诗会，对诗词普及工作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，并上交词作《八声甘州·国庆诗会》。1999年9月，81岁高龄的皇甫束玉虽因故未参加全国第十二届中华诗词研讨会，但仍围绕“让诗词走进大学校园”大会主题，提交《诗词进校园、家庭为后盾》一文，陈述家庭教育在诗词推广中的重要性，积极为诗词推广探索新路径。

在传承和弘扬中华诗词的道路上，他坚持用以诗抵心、以诗取正、以诗载道，践行以文化人的不懈追求。

皇甫束玉的教育理念与实践，激励着一代代教育工作者，涵养育人智慧，勤修仁爱之心，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中，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



### 文学副刊

第1035期

刊头题字 冯骥才